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

第一卷

宣宗稱進士

唐宣宗皇帝，好儒雅，每直殿學士從容，未嘗不論前代興亡。頗留心貢舉，嘗於殿柱上自題曰：「鄉貢進士李某。」或宰臣出鎮，賦詩以贈之，詞皆清麗。凡對宰臣言政事，即終日忘倦。洎僖宗皇帝，好蹴球、鬥雞為樂，自以能於步打，謂俳優石野豬曰：「聯若作步打進士，亦合得一狀元。」野豬對曰：「或遇堯、舜、禹、湯作禮部侍郎，陛下不免且落第。」帝笑而已。原其所好優劣，即聖政可知也。

李太尉英俊

太尉李德裕，幼神俊，憲宗賞之，坐於膝上。父吉甫，每以敏辯誇於同列。武相元衡召之，謂曰：「吾子在家，所嗜何書？」意欲探其志也。德裕不應。翌日，元衡具告吉甫，因戲曰：「公誠涉大癡耳！」吉甫歸以責之，德裕曰：「武公身為帝弼，不問理國調陰陽，而問所嗜書。書者，成均禮部之職也。其言不當，所以不應。」吉甫復告，元衡大慚。由是振名。

鄭光免稅

宣宗舅鄭光，敕賜雲陽、鄂縣兩莊，皆令免稅。宰臣奏恐非宜，詔曰：「朕以光元舅，欲優異之，初不細思，是免其賦。爾等每於匡救，必盡公忠。親戚之間，人所難議，苟非愛我，豈盡嘉言！庶事能如斯，天下何憂不治？有始有卒，當共守之。」尋罷。葆光子同僚嘗買一莊，喜其無稅，乃謂曰：「天下莊產，未有不徵。」同僚以私券見拒，爾後子孫為縣宰定稅，求祈不暇。國舅尚爾，庶僚胡為！

再興釋教

武宗嗣位，宣宗居皇叔之行，密游外方，或止江南名山，多識高道僧人。初聽政，謂宰相曰：「佛者，雖異方之教，深助理本，所可存而勿論，不欲過毀，以傷令德。」乃遣下詔，會昌中靈山古蹟招提棄廢之地，並令復之，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，唯出家者不得忘度也。懿宗即位，唯以崇佛為事。相國蕭仿、裴坦時為常侍、諫議，上疏極諫，其略云：「臣等聞玄祖之道，用慈儉為先；素王之風，以仁義是首。相沿百世，作則千年。至聖至明，不可易也。如佛者，生於天竺，去彼王宮，割愛中之至難，取滅後之殊勝。名歸象外，理出塵中，非為帝王所能慕也。」廣引無益有損之義，文多不錄，文理婉順，與韓愈元和中上《請除佛骨表》不異也。懿皇雖聽覽稱獎，竟不能止。末年迎佛骨，才至京師，俄而晏駕。識者謂大喪之兆也。

鄭氏女廬墓

唐大中年，兗州奏：「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，其室女年二□四，先亡父未行營已前，許嫁右驍雄軍健李玄慶，未受財禮。阿鄭知父神佐陣沒，遂與李玄慶休親，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鎮，收亡父遺骸，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，與亡母合葬訖，便於塋內築廬。」識者曰：「女子適邊，取父遺骸合葬，烈而且孝，誠可嘉也。廬墓習於近俗，國不能禁，非也。」廣引《禮經》而證之。

日本國王子棋

唐宣宗朝，日本國王子入貢，善圍棋。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。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、冷暖玉棋子。蓋玉之蒼者，如楸玉色，其冷暖者，言冬暖夏涼。人或過說，非也。王子至三□三下，師言懼辱君命，汗手死心始敢落指。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，竟伏不勝。回謂禮賓曰：「此第幾手？」答曰：「其第三手也。」王子願見第一手，禮賓曰：「勝第三，可見第二；勝第二，可見第一。」王子撫局歎曰：「小國之一，不及大國之三！」此夷人也，猶不可輕，況中國之士乎！

葆光子曰：「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。部民有油客子者，姓鄧，能棋，其力竊贍。安輒召與對敵，只令立侍。每落一子，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，俟我算路，然後進之。終日不下□數子而已。鄧生倦立且饑，殆不可堪。次日又召，或有諷鄧生曰：『此侯好賂，本不為棋，何不獻效而自求退？』鄧生然之，以中金□錠獲免。良可笑也。」

駁杜預

大中時，工部尚書陳商立《漢文帝廢喪議》、立《春秋左傳學議》，以「孔聖修經，褒貶善惡，類例分明，法家流也；左丘明為魯史，載述時政，惜忠賢之泯滅，恐善惡之失墜，以日繫月，修其職官，本非扶助聖言，緣飾經旨，蓋太史氏之流也。舉其《春秋》，則明白而有實；合之《左氏》，則叢雜而無徵。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，當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易》等列；丘明所以為史，當與司馬遷、班固等列，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，參而貫之，故微旨有所未周，琬章有所未一。」文多不載。

又睹吳郡陸龜蒙，亦引啖助、趙匡為證，正與陳工部義同。葆光子同僚王公貞范，精於《春秋》，有駁正元凱之謬，條緒甚多，人咸訝之，獨鄙夫嘗以陳、陸、啖、趙之論竊然之。非苟合也，唯義所在。

李太尉抑白少傅

白少傅居易，文章冠世，不躋大位。先是，劉禹錫大和中為賓客時，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，禹錫謁於德裕曰：「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？」德裕曰：「累有相示，別令收貯，然未一披。今日為吾子覽之。」及取看，盈其箱笥，沒於塵坩。既啟之而復卷之，謂禹錫曰：「吾於此人，不足久矣。其文章精絕，何必覽焉！但恐回吾之心，所以不欲觀覽。」其見抑也如此。衣冠之士，並皆忌之，咸曰：「有學士才，非宰臣器。」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，為時所排，比賈誼在漢文之朝，不為卿相知。人皆惜之。葆光子曰：「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，舉類而知也。初，文宗命德裕論朝中朋黨，首以楊虞卿、牛僧孺為言。楊、牛即白公密友也。其不引翼，義在於斯。非抑文章也，慮其朋比而掣肘也。」

牛僧孺奇士

相國牛僧孺，字思黯，或言牛仙客之後，居苑、葉之間。少單貧，力學，有倜儻之志。唐永貞中，擢進士第，時與同輩過政事堂，宰相謂曰：「掃廳奉候。」僧孺獨出曰：「不敢。」眾聳異之。元和初登制科，歷省郎、中書舍人、御史、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揚州建州兩鎮、東都留守、左僕射。先是，撰《周秦行記》，李德裕切言短之。大中初卒，未賜諡。後白敏中入相，乃奏定諡曰「簡」，白居易曰「文」。葆光子曰：「僧孺登庸，在德裕之先，又非忌才所能掩抑。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，自然知其臧否也。且《周秦行記》非所宜言，德裕著論而罪之，正人覽《記》而駭之，勿謂衛公掩賢妒善，牛相不罹大禍，亦幸而免！」

令狐滈預拔文解

唐大中末，相國令狐綯罷相，其子滈應進士舉，在父未罷相前，預拔文解及第。諫議大夫崔瑄上疏，述滈弄父權，勢傾天下。以「舉人文卷須□月前送納，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，男私拔其解名，干撓主司，侮弄文法，恐奸欺得路，孤直杜門」云云，請下御史臺推勘。疏留中不出。葆光子曰：「令狐公在大中之初，傾陷李太尉，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，又擅改元和史，又言賂遺闕宦。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，自儉立身，掩其小瑕，忘其大美。洎身居巖廟，別無所長，諫官上章，可見之矣。與朱崖之終始，殆難比焉。」

劉三復記三生事

唐大和中，李德裕鎮浙西。有劉三復者，少貧，苦學有才思。時中人齎御書至，以賜德裕。德裕試其所為，謂曰：「子可為我草表，能立就或歸以創之？」三復曰：「文理貴中，不貴其速。」德裕以為當言。三復又請曰：「漁歌樵唱，皆傳公述作，願以文集見示。」德裕出數軸與之。三復乃體而為表，德裕嘉之，因遣詣闕求試。果登第，歷任臺閣。三復能記三生事，云曾為馬，馬常患渴，望驛而嘶，傷其蹄則心連痛。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，必為緩轡，轍有石，必去之。其家不施門限，慮傷馬蹄也。其子鄴，敕賜及第，登廊廟，上表雪德裕，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，報先恩也。士大夫美之。

秃角犀

杜邠公棕，司徒佑之孫，父曰從郁，歷遺補畿令。棕尚憲宗岐陽公主，累居大鎮，復居廊廟。無他才，未嘗延接寒素，甘食竊位而已。有朝士貽書於棕曰：「公以碩大敦龐之德，生於文明之運。矢厥謨猷，出入隆顯。」極言譏之，文多不錄。時人號為「秃角犀」。凡蒞藩鎮，未嘗斷獄，繫囚死而不問，宜其責之。嗚呼！處高位而妨賢，享厚祿以豐己，無功於國，無德於民。富貴而終，斯又何人也！子孫不享，何莫由斯！

魏文貞公笏

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：「太宗得魏徵，采拾闕遺，弼成聖政。今我得魏謩，於疑似之間，必極匡諫。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，庶幾處無過之地。今授謩右補闕。」委舍人善為之詞。又問謩曰：「卿家有何圖書？」謩曰：「家書悉無，唯有文貞公笏在。」文宗令進來。鄭覃在側，曰：「在人不在笏。」文宗曰：「卿渾未曉。但『甘棠』之義，非要笏也。」